



中文导读英文版

瓦尔登湖

[美] 梭罗 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文导读英文版

Walden

瓦尔登湖

[美] 梭罗 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瓦尔登湖》是美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梭罗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散文作品之一。作者主张回归自然，崇尚简朴生活。本书记录了他隐居瓦尔登湖畔，自给自足，潜心写作，崇尚心灵的自由与闲适，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思想历程。在描述田园生活与大自然迷人景物的同时，细微之处体现了作者睿智脱俗的哲理思辨。书中宁静、恬淡、充满智慧的文字，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共鸣。

该书自出版以来，至今已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成为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作者对自然的描写、感想及感悟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物，本书对当代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进而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水平，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Walden: 中文导读英文版/ (美) 梭罗 (Thoreau, H. D.) 著; 王勋等编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2-25866-7

I. ①瓦… II. ①梭… ②王…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游记—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4746 号

责任编辑: 柴文强 李 晔

责任校对: 徐俊伟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95954, jsjic@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260 印 张: 19.25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6.00 元

前言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19世纪美国著名散文家、诗人、思想家。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大学毕业后，梭罗和他的哥哥共同任教于一所私立学校，但不久便辞职了。自1841年起，他开始专门从事写作。

在学生时代，梭罗就与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成了莫逆之交。在爱默生的影响下，他阅读了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研究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思想与见解。梭罗是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然是美好的，人类应回到自然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并应“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良知。他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他的文章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内容，在美国19世纪的散文作品中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对英国工党、印度的甘地与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梭罗所有的作品都来自大自然，其中包括对自然的描写、感想及感悟。1839年，他和哥哥一起划船在梅里马克河上漂游，之后写成《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并于1849年正式出版，该作品充分体现了他对自然、人生和文艺问题的精辟见解。1845年7月4日，梭罗来到距离家乡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小木屋里，渔猎、耕耘、沉思、写作……是他简朴生活的全部，并由此完成了意义深远的代表作《瓦尔登湖》。《瓦尔登湖》于1854年正式出版，该书记录了他于1845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隐居生活。在他的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18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居住的村落，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简朴的生活风格，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写作、讲课和观察当地的动植物上。1862年5月6日，梭罗因患肺病在

前言



家乡康科德去世，年仅 45 岁。

梭罗是一位才华横溢、勤奋的作家、思想者，一生创作了 20 多部散文集。他被称为自然随笔的创始者。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瓦尔登湖》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是 19 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它与《圣经》等书一起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 25 本书”之一。在当代美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地区，该书是拥有最多读者的散文经典。迄今为止，该书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其版本不计其数，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的忠实读者。

在中国，《瓦尔登湖》同样是广大读者喜爱的世界经典散文作品之一，该作品的版本数量也达数十个。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编译该作品，并采用中文导读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在中文导读中，我们尽力使其贴近原作的精髓，也尽可能保留原作的叙述主线。我们希望能够编出为当代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经典读本。读者在阅读英文文本之前，可以先阅读中文导读内容，这样有利于了解故事背景，从而加快阅读速度。我们相信，该经典著作的引进对提高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科学素养和人文修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书主要内容由王勋、纪飞编译。参加本书故事素材搜集整理及编译工作的还有郑佳、刘乃亚、赵雪、熊金玉、李丽秀、熊红华、王婷婷、孟宪行、胡国平、李晓红、贡东兴、陈楠、邵舒丽、冯洁、王业伟、徐鑫、王晓旭、周丽萍、熊建国、徐平国、肖洁、王小红等。限于我们的科学、人文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难免会有不当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经济篇/Economy	1
补充诗篇/Complemental Verses	67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而生活/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69
阅读/Reading	85
声音/Sounds	96
寂寞/Solitude	112
访客/Visitors	121
豆园/The Beanfield	135
村子/The Village	147
湖泊/The Ponds	153
贝克田庄/Baker Farm	177
更高的法则/Higher Laws	185
禽兽为邻/Brute Neighbors	196
屋内取暖/House-Warming	210
以前的住户，冬天的访客/Former Inhabitants; and Winter Visitors	226
冬天的动物/Winter Animals	238
冬天的湖/The Ponds in Winter	249
春天/Spring	262
结束语/Conclusion	280

经济篇

Econo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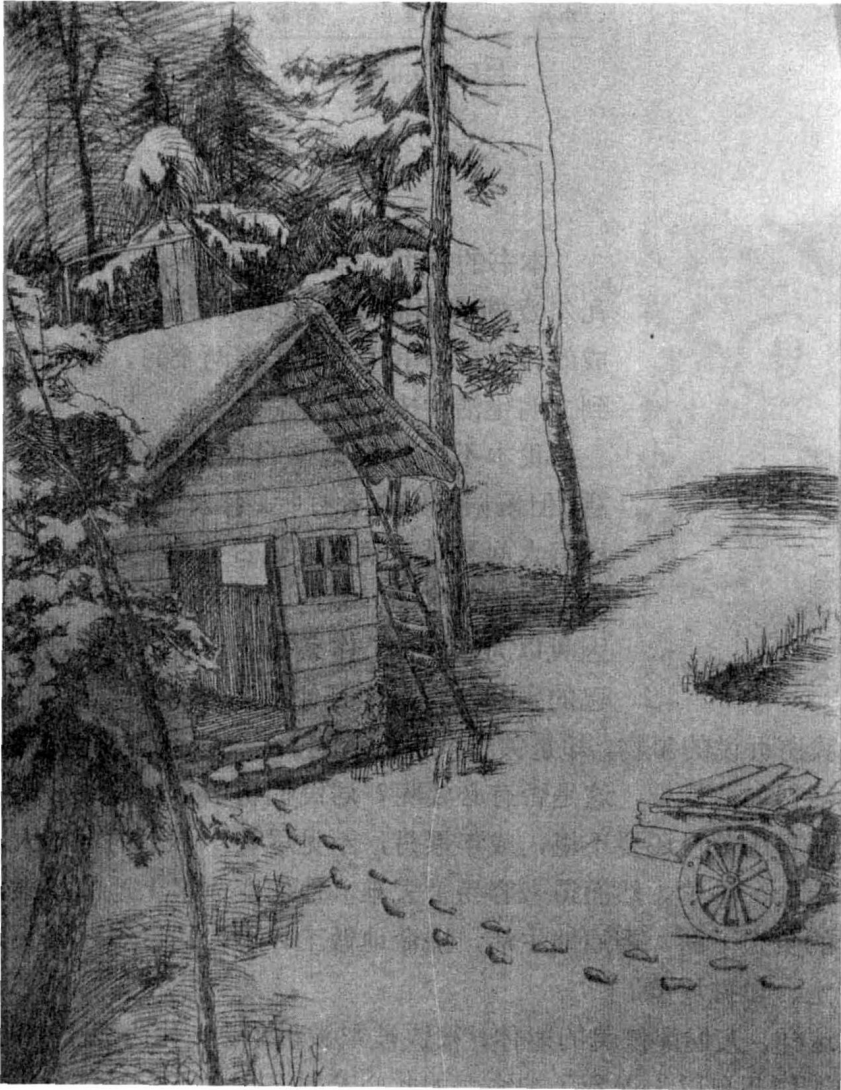
本书的篇页，都是我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畔那间森林中我亲手建造的小木屋里完成的。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目前我又回归到文明生活中来。

我本不愿唐突地拿自己的私事来引起读者注意，但偏偏有好奇者打听。有人说我生活方式怪异；还有人问我是否寂寞，是否害怕，饮食是否安好。本书在解答这些问题时，都采用了第一人称“我”。因我以为，每一个作家都应当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是他从远方写给亲人写信。

而我所诉说的事物，却是关于众生的遭遇。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居民们，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这是否有必要呢？居民们仿佛都在赎罪，比婆罗门教徒所从事的苦役还要不堪，成年累月，不见尽头。不幸的青年人，生就继承了田舍、牛羊。然而得来容易舍去难，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被压在生命的负担下面，委屈地生活，拼命地做工。可怜的灵魂，到头来只能啄食尘土、自掘坟墓？

就这样，人们那健美的躯体，很快被犁头耕了去，化为泥土中的肥料。愚蠢的人们还自以为得到了神谕，如此心若磐石，也不看看这石头究竟坠落到什么地方！

即使是在这块比较自由的国土上，许多人也总有无尽无休的忧虑，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天性中最美的品格，就好比果实上的粉霜，只有轻手轻脚才能够保全。劳动的人，找不到空闲来使自己真正完整无损，除了做一架机器，他没时间做别的，然而他的劳动到了市场上却总是跌价。每



林中小屋

日奔波周旋，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有时为了谨防患病而攒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

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苛虐毒辣的奴隶主的皮鞭下，还谈什么人的神圣！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的游戏消遣，抑或工作，都凝固着不自知的绝望。

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象征。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来不及。有人认为生命的全部，无论峰巅或者低谷，都已经先驱走遍。我却认为，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的忠告对后代又能有多少绝对价值呢？他们的经验如此支离破碎，生活又是那样惨痛地失败过，尽管还保留若干信心，却也未必能把年轻一代指导得更好。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已经完成的事来判断他的力量，谁能预知未来的生命有着什么远景？

现在来思考一下，我们所提到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其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呢？时代虽然演进，但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却大约没有什么变化，正如我们的骨骼同祖先的骨骼也基本区别不大一样。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可分为四类：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人类为了保暖，发明了衣服、住宅。可能偶然发现了火焰，于是煮熟了食物，而食物又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其实，动物的体温就是缓慢内燃的结果，疾病和死亡则是因为内燃太旺或者燃料耗尽。从上面的陈述分析，“生命”可以说是“体温”的同义语。煮熟的食物、用于保暖的衣服和住宅，都是为了吸收和保持热量。所以，对人体而言，最大的必需品就是保持热量。根据我的经验，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少数的工具就足够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大部分的奢侈品，即所谓的生活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还有碍于人类进步。

所以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这样典型的人物，近代那些改革家和民族救星也都如此。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不是帝王式的、英雄式的，而是朝臣式的。一个哲学家，自然有比别人更好的保持体温的方法。

当人已经在无论何种方式之下取了暖，其次，他就要追求另一些东西，这便是免于卑微工作的假期的开始——他要向生命迈进了。

如果说一说我曾希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可能不免令我的读者奇怪。请原谅我说的话晦涩，不是我要故意保密，而是我这种职业有这样的特点。

在任何时候我都希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且刻下记号。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不见踪迹。我对许

多人描述它们的样貌，也有许多人乐于帮我寻找，却再没有追回。

那么，我都干了什么呢？我观察日出和黎明，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秋天和冬日，我在城外倾听风声。尽管我也曾经做过报社记者，但我的文章却鲜见采用。很多年以来，我自命为暴风雨雪的督察员，测量观瞻，忠心称职；还测量了森林的小路桥梁，保持它们畅通；还曾守护过城区的野兽，给林中的红松、白葡萄和紫罗兰浇水。

这样干了很久，我忠心耿耿却发现市民们并不理会我所管理的这些事情。我的记录，可以赌咒是非常仔细的，却从未有人注意，更不要说核查。也没有人肯将我列为一个公职人员，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正如一个印第安人到我邻舍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售篮子一样，得到的回答是“不，我们不需要。”印第安人喊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

印第安人只知道将篮子编好，就该轮到白种人向他购买了，却不知他必须要令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的必需。

在这方面，我也编制了一只精巧的篮子，但却没有研究如何使人们认为值得购买我的篮子。人们赞美的成功生活，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那一种呢？

我发现市民同胞大约是不会在法院、教堂，或者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了，我只好把目光转向森林，因为那里的一切都与熟识。我立即开始，使用手头一点微薄的资财，我到瓦尔登湖上的目的，既不是去节俭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经营一些私事，为的是在那儿可以少些麻烦，免得我因不通庶务而做出又傻又凄惨的事情来。

我希望能形成严格的商业流程：率领船只出海，输出木材、石头等土产；亲自料理大小事务，兼任航员、船长、经纪人与保险商；及时发布信息，研究市场行情和航线图，还要关注新技术的发展；最后计算损失或盈利——这真是一件辛苦的事，它考验一个人的全部官能。瓦尔登湖会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这里有铁路线穿过，还有储冰行业。

但我却没有通常的那经费进行前期投入。让我就从实际问题说起吧，先说衣服。我认为采购衣服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为了保温，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不赤身裸体。但是许多人对衣服的态度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原则。他们爱好新奇，并且关心别人对衣服的意见，以至于使自己成了一尊挂衣服的木架。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尊敬的东西，而是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如果给稻草人穿上一件衣服，而你自己赤身裸体站在一旁，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

没有衣服，人们将能多大程度地保持他们的身份？在任何一堆文明人中间能否肯定地指出哪个更尊贵？

有些工作并不需要穿上新衣服，旧衣服就可以了，只有那些要赴宴的人，要去立法院的人，才换了一件又一件。所以要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无论我们的旧衣服多么破烂肮脏，只要我们如此这般地生活过，经营过，向着什么方向在航行了，那么我们的古老躯体就有着新的生机，甚至有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呢！

我们换羽的季节，必然是生命中的一次大转折，正如蛇蜕或者蚕蛹出茧。然而却非因着我们换下了一套套的衣服——那只不过是外面的角质层。真正的蜕变是内心孜孜以求的结果。

一件厚衣服，可以抵得上三件薄衣服的用处，只要五元钱就可以买得到，能穿好几年。厚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帽子不过几毛钱或者更少。穿上这样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算贫穷？难道还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整个说来，衣服尚未达到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大家还是有什么穿什么，每一代人都嘲笑老样式，追求新样式。衣服没有了人，就可怜和古怪起来。制造商早知道人类的趣味反复无常，两种样式，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一件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再过一个季度，后者又成了时髦的式样。因而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无疑只是为了公司要赚钱。

下面来谈住宅。我现在并不否认它已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在寒冷的北欧，有人没有住所照样生活下去。然而世界史的进化，岩穴进步到上覆树皮树叶编织的亚麻屋顶，又到稻草屋、木屋、石头和砖瓦屋。最后，我们进化到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的生活了。如果我们的炉火和田野之间没有那么远的距离；如果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与天体之间没有东西隔挡，那就好了。我们的室内生活比自己所想象的还要室内化得多。

如果有人要依照图样造一所住宅，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精明为好，免得将来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工厂里，又或者一座华丽的陵墓中。而且，荫蔽不见得是必需的。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人，每家都有一所树皮尖屋，室内的墙上和地上铺着席子，屋顶设置了通风设施。这样的尖屋一两天就能造好，几小时就可以拆除。野蛮状态中的家庭每户都有一座好的住所来满足他们粗陋简单的需要，但是在文明发达的大城市中，却只有少得可怜的人才能拥有自己的一所住房。大多数人需要租房，因为他们的财力微薄，

不能够拥有一所房屋。有人辩解，和野蛮人的尖屋比起来，这租来的房屋现代化设施齐全，舒适明亮，岂不像皇宫一样？但是我要说，如果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那么它必须证明，它不提高价钱就能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许多劳动者要花费大半辈子的生命，才能在这城市中赚得他的一座“尖屋”。有人说拥有一所住房是为了未雨绸缪，我却认为这只不过可以够偿付他的丧葬费罢了。

这里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制度。人们为了种族的延续，制定了制度，但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生活。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却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这虚伪的人类社会，为了人间的宏伟，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能够占有或者租赁那经过种种改善的现代房屋，但文明改善了房屋的同时，却没有改善住在里面的人。文明造出了皇宫，造出国王和贵族却没那么容易。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一面是皇宫，一面是济贫院；一面是金字塔，一面是万千死难的劳工；一面是文明的铁路，一面是睡在肮脏窝棚的工人。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中含有何等的污浊秽臭！

大家都承认，已有的房屋我们都还买不起，却为何还总是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单呢？每天早上我非得拂拭桌上那三块石灰石，这叫我震惊，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赶快嫌恶地把它们扔出窗去。在火车的车厢里，人们宁可花心思在奢侈的装饰上，也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这真叫人难以忍受！我宁可坐在一只大南瓜上，由我一人占有它，也不愿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一路呼吸污浊的空气。

最初移民过来的人，住在半地穴里，不花大力气建造房屋，以节省口粮和时间。他们的原则是满足最急迫的需求，而现在呢？唉！

当然我们没有退化到要住窑洞、尖屋，穿兽皮的程度，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便利的人类发明还是应当被接受的。而且，木板、石灰、砖块还比原木、大量树皮和大石片更容易获得并且成本低廉。只要人类再稍微聪明一点，就可以使用这些材料，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幸福。现在，让我赶紧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操着一柄借来的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开始为自己伐木造房。那是愉快的春日，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我工作的地点，有松林和山核桃树，能够望见湖水，各种鸟雀都到了，和

我一起开始新的一年。飘过几阵小雪，下过一场雨，我一连几天地工作，只是砍伐，只是唱歌，没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的木料，每根都挖了榫眼。我的工作干得一点都不紧张，我还和松树成了密友。我带去牛油面包当午餐，阅读包扎它们的报纸，同偶尔经过的闲游者瞎谈。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立起来了。我又找到一个铁路工人詹姆斯，花四元两角五分买下了他的棚屋，以获得我要建房的木板。等他全家搬走后，我动手拆卸木板，再用推车运回湖滨。在五月初，由熟识的一些人帮忙，我把屋架起来了。我还在一处小山腰上挖了一个地窖，以防止我的土豆在寒冷的冬天冻坏。七月四日，我终于住进了我的小屋，在天寒之前，我才给小屋装上烟囱。在那以前，我体验着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乐趣。这段日子，我手上活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报纸、单据、台布，无不供给我快乐，阅读它们就如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

如果世人都亲手建造自己住的房子，简单而老实地养活自己和家人，那简直是富有诗意的事。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师傅？真的，这个国度里面确实有一种人叫建筑师。至少我曾听说过一个建筑师，他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的核心。就我看来，他只比普通外行高明一点儿。不从基础出发，却从飞檐入手。当他向那粗鲁的住户兜售他似是而非的理念时，实际上住户比他知道的还多。那些艺术学和建筑学教授们，矫柔造作地研究几根木棍子到底该放在上面还是下面。可是如果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这种研究就跟建造棺材属于同一性质了——是坟墓的建筑学。

总之我拥有了一个不透风的、抹着灰泥的房屋，它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还有一个小阁楼、一个小间。我把所有材料的花费详细地记录下来，包括木板、玻璃、旧砖、石灰、钉子，等等，总共花费 28.125 元。它令我高兴，花费也不多。通过实验，我发现那些住在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屋，其费用还不及他每年交给学校的住宿费。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真知灼见，那么教育的需要就可以减少。学生不过是成立学院这一失策决定的牺牲品。但我并非主张学生不该用脑，恰恰主张他们应该多思考。他们不应以生活为游戏，更不应仅以生活作为研究，而应热忱地投入生活。身边不乏其人：研究了化学，却不知面包如何做成；供儿子去学经济学，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父亲却深陷债务。正如我们学院，有一百种进步设施，却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正如我们急忙要从缅

因州修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德克萨斯州，最后却发现，两州之间也许没什么重要的电讯要传递。

此外，我还开垦了一点农田，种了一点蚕豆，还有少量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以便赚它十几二十块钱，以偿付我的额外支出。实验结果很令我满意，第二年我就干得更好了。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 元。我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就不用去贪得无厌地交换那些奢侈品，他只要耕几平方杆（1 平方杆=30.25 平方码）地就够了。铲子比牛耕要好得多。我常常在想，国家是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自己树碑立传的。许多国家沉迷于疯狂的野心中，想依靠留下许多雕琢的石头来使自己不朽，却不知一件理性的事情要比一个高可触日的纪念碑更值得留传。譬如金字塔，可叹竟有那么多人能屈辱到如此地步，穷其一生精力替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把躯体去喂野狗，都要更聪明和气派些。可谁又能超越这许多烦琐之事呢？还是让我继续统计我的账目吧。

期间我还做了木工和别的日工，我会许多种手艺。我还发现了原始的、不用发酵的制面包法，于是发酵粉也并不是必需的了。我在食物、衣服和燃料方面，都找到了最简约的方式，避免了一切不必要的交换。我的家具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一部分从村中的阁楼上拿来。我真可怜那些不肯舍弃的人，搬家时没有勇气烧掉旧家具，背着大包小包，带着许多行李包裹——那些包裹就好像是他们脖子后头长出的大瘤子。

从七月四日到三月一日的这两年间，我总共吃了 8.74 元，衣服、家用开支 10.4075 元，农场开支 14.725 元，房子开支 28.125 元，共计 61.9975 元。而我的收入则包括：农产品出售 23.44 元，日工工资 13.34 元，合计 36.78 元。收支相抵的差额恰好是我开始投入的那笔启动资金。也就是说，我在收支平衡之下，得到了两年的闲暇、独立和健康，还有一座安乐窝，在那里，我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像这样仅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已有五年，每年只需工作六个星期便可赚到足够支付一切的生活开销。其余的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就自由爽快地读书。

我结识了一个青年人，他说愿意像我一样生活。但我却并不愿意任何人采用我的方式，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就已经找到另一种方式了。我希望世界上的人各不相同，只要他能找到并坚持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好的。

我是喜欢独居的，没有信心与人合作，这一切是很自私呵。一些市民

也曾议论，是的，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慈善家散发出来的那种颓唐悲戚的气氛围绕着人类，美其名曰“同情心”。但是我们应该传播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我们的失望；是健康安泰，而不是病容。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印第安式的、植物的、自然的方式来恢复人类。那么首先，先让我们变得简单而安宁吧。

WHEN I WROTE the following pages, or rather the bulk of them, I lived alone, in the woods, a mile from any neighbor, in a house which I had built myself, on the shore of Walden Pond, in Concord, Massachusetts, and earned my living by the labor of my hands only. I lived there 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At present I am a sojourner in civilized life again.

I should not obtrude my affairs so much on the notice of my readers if very particular inquiries had not been made by my townsmen concerning my mode of life, which some would call impertinent, though they do not appear to me at all impertinent, but, considering the circumstances, very natural and pertinent. Some have asked what I got to eat; if I did not feel lonesome; if I was not afraid; and the like. Others have been curious to learn what portion of my income I devoted to charitable purposes; and some, who have large families, how many poor children I maintained. I will therefore ask those of my readers who feel no particular interest in me to pardon me if I undertake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in this book. In most books, the I, or first person, is omitted; in this it will be retained; that, in respect to egotism, is the main difference. We commonly do not remember that it is, after all, always the first person that is speaking. I should not talk so much about myself if there were anybody else whom I knew as well. Unfortunately, I am confined to this theme by the narrowness of my experience. Moreover, I, on my side, require of every writer, first or last, a simple and sincere account of his own life, and not merely what he has heard of other men's lives; some such account as he would send to his kindred from a distant land; for if he has lived sincerely, it must have been in a distant land to me. Perhaps these pages are more particularly addressed to poor students. As for the rest of my readers, they will accept such portions as apply to them. I trust that none will stretch the seams in putting on the coat, for

it may do good service to him whom it fits.

I would fain say something, not so much concerning the Chinese and Sandwich Islanders as you who read these pages, who are said to live in New England; something about your condition, especially your outward condition or circumstances in this world, in this town, what it is,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hat it be as bad as it is, whether it cannot be improved as well as not. I have travelled a good deal in Concord; and everywhere, in shops, and offices, and fields, the inhabitants have appeared to me to be doing penance in a thousand remarkable ways. What I have heard of Bramins sitting exposed to four fires and looking in the face of the sun; or hanging suspended, with their heads downward, over flames; or looking at the heavens over their shoulders “until it become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sume their natural position, while from the twist of the neck nothing but liquids can pass into the stomach;” or dwelling, chained for life, at the foot of a tree; or measuring with their bodies, like caterpillars, the breadth of vast empires; or standing on one leg on the tops of pillars, —even these forms of conscious penance are hardly more incredible and astonishing than the scenes which I daily witness. The twelve labors of Hercules were trifl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which my neighbors have undertaken; for they were only twelve, and had an end; but I could never see that these men slew or captured any monster or finished any labor. They have no friend Iolas to burn with a hot iron the root of the hydra’s head, but as soon as one head is crushed, two spring up.

I see young men, my townsmen, whose misfortune it is to have inherited farms, houses, barns, cattle, and farming tools; for these are more easily acquired than got rid of. Better if they had been born in the open pasture and suckled by a wolf, that they might have seen with clearer eyes what field they were called to labor in. Who made them serfs of the soft? Why should they eat their sixty acres, when man is condemned to eat only his peck of dirt? Why should they begin digging their graves as soon as they are born? They have got to live a man’s life, pushing all these things before them, and get on as well as they can. How many a poor immortal soul have I met well-nigh crushed and smothered under its load, creeping down the road of life, pushing before it a barn seventy-five feet by forty, its Augean stables never cleansed, and one

hundred acres of land, tillage, mowing, pasture, and woodlot! The portionless, who struggle with no such unnecessary inherited encumbrances, find it labor enough to subdue and cultivate a few cubic feet of flesh.

But men labor under a mistake. The better part of the man is soon plowed into the soil for compost. By a seeming fate, commonly called necessity, they are employed, as it says in an old book, laying up treasures which moth and rust will corrupt and thieves break through and steal. It is a fool's life, as they will find when they get to the end of it, if not before. It is said that Deucalion and Pyrrha created men by throwing stones over their heads behind them:—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simus origine nati.”

Or, as Raleigh rhymes it in his sonorous way, —

“From thence our kind hard-hearted is, enduring pain and care,
Approving that our bodies of a stony nature are.”

So much for a blind obedience to a blundering oracle, throwing the stones over their heads behind them, and not seeing where they fell.

Most men, even in this comparatively free country, through mere ignorance and mistake, are so occupied with the factitious cares and superfluously coarse labors of life that its finer fruits cannot be plucked by them. Their fingers, from excessive toil, are too clumsy and tremble too much for that. Actually, the laboring man has not leisure for a true integrity day by day; he cannot afford to sustain the manliest relations to men; his labor would be depreciated in the market. He has no time to be anything but a machine. How can he remember well his ignorance—which his growth requires—who has so often to use his knowledge? We should feed and clothe him gratuitously sometimes, and recruit him with our cordials, before we judge of him. The finest qualities of our nature, like the bloom on fruits, can be preserved only by the most delicate handling. Yet we do not treat ourselves nor one another thus tenderly.